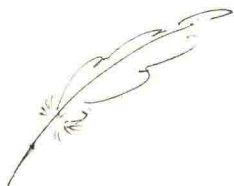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 郝兰 Jacob Howland ● 著

哲学的奥德赛

——《王制》引论

The Republic: The Odyssey of Philosophy

李诚予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哲学的奥德赛

——《王制》引论

The Republic: the Odyssey of Philosophy

〔美〕 郝兰 Jacob Howland | 著

李诚予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美)郝兰著;李诚予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3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Republic: The Odyssey of Philosophy

ISBN 978-7-5080-8716-0

I. ①哲… II. ①郝… ②李…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5262 号

The Republic: The Odyssey of Philosophy by Jacob Howland

Copyright © 1993 Jacob Howlan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4-0728 号

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

著者 (美) 郝兰
译者 李诚予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中译本说明

娄 林

荷马与柏拉图的关系——或者按照专业术语,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是西方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研究者众。^①自从哲人开启了这场争论之后,^②尤其是现代哲学普及之后,为诗歌的辩护总是隐而不彰,而现代哲学常常以哲学论文的形式为诗歌辩护,这本身恰恰凸显出哲学的胜利,其辩护是否有效自然令人怀疑。相反,古老的哲学之批评诗歌,则是以诗歌的方式——比如克塞诺芬尼和柏拉图,他们的诗歌外衣令哲学和诗歌的关系反倒显得更加复杂。那么,要理解这个问题,或许首先不是在理论上探讨诗歌与哲学的本质,而在于理解柏拉图哲学的诗歌形式的复杂性所在。

这就是通常所谓柏拉图的写作方式问题。^③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第二章《论柏拉图〈王制〉》中说:

我们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随时都会听见亚里士多德的声音,可是,在阅读《王制》的时候,我们从来听不到柏拉图本人的声音。……因此我们不能从柏拉图作品中判断柏拉图的思

① 可参 Jules Labarbe,《柏拉图的荷马》(*L'Homere de Platon*),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1949; 另参 Zdravko Planinc,《柏拉图的荷马》(*Plato Through Homer: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② 最早的攻击似乎来自克塞诺芬尼残篇 10:“荷马和赫西俄德都说,诸神和人类一样,有种种耻辱和过错:通奸、偷盗、说谎,他们无不精通。”

③ Leo Strauss,《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 哲学的奥德赛

考。如果有人从柏拉图对话中摘引一段作为柏拉图的观点,他这么做,就好像是根据莎士比亚而断言,生命就是一场愚人故事,充满喧哗与躁动一样。(页 50)

在《城邦与人》中,施特劳斯仅有两次提到过最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两处都是提及《麦克白》),意图自然是要强调柏拉图的戏剧写作形式。虽然一百多年前的施莱尔马赫就注意到戏剧的写作形式,但是,真正恢复古典政治哲学视野的解读,还是由于施特劳斯的思考劳作。根据郝岚(Jacob Howland)的看法,强调柏拉图的哲学戏剧形式胜于哲学论文的关键在于,这些对话“模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风格,并且赞许苏格拉底的原则——教师需要指导学习者承担起自我教育的任务”(参本书原文页 28),也就是让哲学对话本身成为灵魂教育的“教师”。这首先关系到的是哲人自身的灵魂教育问题,由此,我们得以进入诗歌与哲学的关系这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

就简单而言,诗与哲学的关系涉及的是非常具体的政治哲人的德性问题,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宽泛得没有边界。就复杂而言,为何哲人需要隐藏自身或者哲学需要诗这件外衣,这个问题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说清楚。^①

不过,所谓“外衣”,并不仅仅是戏剧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把柏拉图对话的诗歌形式等同于戏剧形式。至多可以说,戏剧形式是诗歌表达方式的一个面相——即便是最重要的面相。薇依(Simone Weil)则非常关注另一个面相:“《王制》中建立的理想城邦是纯粹象征性的,在这个命题上人们常有误解。”“柏拉图运用了大量意象。”“洞穴的比喻,人类困境的可怕比喻。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而不是我们从前如此)。”^②

① 刘小枫,《内敛的哲学与外显的诗》,收于《王有所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页141。

② 薇依,《柏拉图对话中的神》,吴雅凌译,华夏出版社,2012,页164、165、170。

薇依使用了“象征”“意象”和“比喻”三个词,但表达的含义基本一致:以某种形象的方式传达真理,而非理论论述。简言之,诗歌的方式。在《王制》中,几乎在所有最重要的关节处,柏拉图都采用诸多形象和比喻申其教诲,比如洞穴喻、航船喻、太阳喻、线段喻诸种。他还直言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在回答阿德曼托斯关于哲人与城邦关系时,苏格拉底说道:“你正问的问题,我说,需要用一个比喻(εἰκόνος)来解答。”(487e)此处“比喻”一词希腊语原意即影像,与后文 509d 以下的用法相同,但其中基本义涵并无二致。面对阿德曼托斯关于苏格拉底不擅长比喻的说法,苏格拉底回应说:“不过,你还是先听我这个比喻吧,这样,你就更能明白,我是多么渴望各种比喻了。”之后是非常著名的航船喻。而所谓“各种比喻”或影像,首先指航船喻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意象,而是具有更多丰富的次级意象或者更高一层的意象,但也暗指了随后的太阳喻和洞穴喻,甚至卷十的厄尔神话,乃至《王制》中城邦与灵魂的基本意象:这就是搭建整个《王制》框架的灵魂与城邦的类比。诸如此类,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所以,如果严格按照柏拉图的使用,我们就应该说象,或者意象。^①

郝岚作为柏拉图对话优秀的解读者,在《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这本处女作中对柏拉图对话中的意象尤为关注。郝岚的解读敏感不仅在于他捕捉到《王制》中那些惯常的意象,而且精确地把握住《王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灵魂意象。对于这一点,郝岚多年以后大约依旧颇为自得:

[色诺芬的]《上行记》(旧译《长征记》)作为文学与哲学的双重范本,值得重做一番发掘。色诺芬邀请读者跟他一道加入一场哲人的自我发现(philosophical self-discovery)之旅,而当我们把《上行记》作为柏拉图《王制》的姊妹篇来研究的时候,这一自我发

① 马特,《柏拉图的神话之镜》,吴雅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 144。

现的格局和意义会暴露得最为明显。这条路径就我见闻所及,尚无人尝试,它来自这样一种认识:色诺芬的文本,其实应和了柏拉图那篇最为知名的对话中的那些重大主题和事项。如果我们再注意到,这两篇著作对于荷马《奥德赛》的化用,则两者之间的平行关系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所有这三个文本,讲述的是同一个关于心灵和肉体如何回家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所借以敞开的层面,既有智识的和形而上学的层面,也有体现为物质现实的文字层面。^①

郝岚自得之处,看起来是将色诺芬《上行记》与柏拉图《王制》对观的解读,但这种对观能够成立的前提恰恰是对荷马的《奥德赛》的化用。尽管在郝岚之前,著名古典学者西格尔(Charles Segal)就曾撰文探讨荷马与《王制》的关系,可以作为郝岚此种解读的先声,^②但总体上,西格尔只是点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郝岚则更进一步处理这场“哲人的自我发现之旅”与《奥德赛》之间的意象关联。

根据郝岚的看法,这个关联的核心发端于《奥德赛》开篇:“为保全自己的身体(ψυχῆ,本意是灵魂),和同伴们返回家园。”(《奥德赛》,1.5)《王制》中关于航船、洞穴、冥府等诸多明显借自《奥德赛》的意象,以及《王制》作为整体的灵魂意象,暗示或者隐喻的是,“哲学最终试图成为一种人类……形而上学的灵魂返乡”,《王制》中的荷马意象会促使我们进行这样的哲学旅程,让灵魂“返回起源,返回到宇宙或整全中

① Jacob Howland,《色诺芬的哲人之旅:色诺芬的〈上行记〉与柏拉图的〈王制〉》(Xenophon's Philosophic Odyssey: On the *Anabasis* and Plato's *Republic*),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4 (Dec., 2000), 页 875 - 889, 中译参邱立波译文, 载于刘小枫主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 华夏出版社, 2008, 页 340 - 369。

② Charles Segal,《拯救神话》(The Myth Was Saved: Reflections on Homer and the Mythology of Plato's *Republic*), 载于 *Hermes* 106, no. 2 (1978): 315 - 336; 中译收于张文涛主编,《神话诗人柏拉图》, 华夏出版社, 2010, 页 221 - 249。

的恰当位置”(本书原文页 49)。更为可贵的是,郝岚非常明白柏拉图对荷马的借用并不能掩盖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奥德修斯返乡是政治生活的必然举动,而哲学返乡似乎并不是必然的。他甚至称此为“哲学的开端”(同上,页 50),也就是说,第一哲学是政治哲学,是有着诗歌外衣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这个区别就有了深刻的双层含义,一方面,二者含混的雷同,能够将哲人的灵魂探究安然地放置在从政治性的道德返乡之中,而另一方面,只有认识到其中的区别之后,才可能开启哲学的开端。

但是,在荷马笔下,这个返乡之旅显得过于残酷:奥德修斯虽然费尽辛劳,“终未能救得同伴”(《奥德赛》1.6),那么,如果柏拉图的《王制》意象接近《奥德赛》,苏格拉底作为这场灵魂返乡之旅的主人公,他的同伴能够幸免于难吗?或者说,如果哲学的灵魂返乡作为《王制》的隐喻,这些交谈的同伴能够到达这样的目的地吗?换言之,《王制》的根本目的是制造“形而上学的灵魂返乡”,也就是制造哲人——制造诸多哲人?这就可能意味着,我们阅读《王制》的首要或者最终目的是成为哲人。郝岚在全书结尾时写道:

苏格拉底的同伴们在对话中追求哲学的景象,无论成败,都有助于展示出我们若要成为哲人就必须拥有的那种灵魂。总之,正是在细致地、理智地进入这部对话的过程中,正是在尽可能地思考其中各个角色的经典言行时,我们才有可能最好地模仿奥德修斯、厄尔以及苏格拉底本人。

郝岚的意味非常明确,我们应该让自己的灵魂成为哲人的灵魂。但是,谁是郝岚所谓的“我们”?或许是每一位阅读《王制》的读者。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太不审慎的哲学疯狂。柏拉图却认为:“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哲人所应具有的一切,这些天性在人类身上是罕见的,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这些天性]。”(《王制》491a)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如果作为哲学寓言,他最终孤身返乡就是必然的,因为哲学首先是“我”的事情,是柏拉图所谓那些极

少数有此天性之人才能够涉足之地——洞穴喻清楚传达出哲学之多艰。当郝岚把“我”置换为“我们”时,很可能出现柏拉图描述的情形:“那些着手于哲学的人……那些在其中晃荡时间更久的人——大多会变得奇奇怪怪,即便不说他们完全变坏。”(487c-d)这并不是哲学太高傲,而是哲学备至艰难。

在《王制》结尾,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言谈结束之际,他对格劳孔说:“不过,倘若我们被我说服了,相信灵魂不仅不死,而且能够经得起所有的坏、所有的好,那么,我们便会永远行走在向上的路上,在各个方面都睿智地一心一意践行正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朋友和神们的朋友。”这与其说是哲学劝导,不如说在表面上更像道德劝诫——虽然精审的阅读必然会解释为哲学劝导。但是,这个表面的面纱所遮掩的,正是郝岚在全书结尾所敞露的。意象作为一种哲学表达,一方面在于通过诗歌意象令读者相信灵魂不朽,从而在道德上“永远保持向上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可以引诱真正追求哲学灵魂的“自我”成为自己的朋友,也就是成为认识“自我”之存在本质的哲人。倘若如郝岚所言,《王制》最终呈现的是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灵魂还乡之旅,那么,诗歌面纱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必要。实际上,诗歌的面纱恰恰要遮掩住这个日常政治世界所不能承受的“真理”,更要保护真正的哲学可能会受到的败坏和腐蚀。在如今这个哲学泛滥的年代,哲学所受到来自哲学普及形式的腐蚀尤其严重,对此,苏格拉底早有前瞻(《王制》,487d)。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哲学泛滥的时代背景,郝岚才在本书中更加强调哲学灵魂的养育,因为热爱智慧的灵魂早已为“哲学”之名所诱惑。我们可以将这本《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视为一个双重导读。首先自然是《王制》导读。全书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五章,是这个导读的导读。郝岚为了便于现代读者进入柏拉图的希腊哲学世界,不但简单勾勒基本的希腊观念,而且要回应各种现代哲学对柏拉图的批评意见,同时,他还必须论证自己以《奥德赛》阅读《王制》的正当理由。此后,则是作者根据细节的精读而在总体上勾勒《王制》的梗概——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后半部分是一篇相当称职的《王

制》导论。而对郝兰本人来说,这本书或许也是一次导读,因为他在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里,《王制》和柏拉图的其他著作一直是他精心耕耘的重点。^①

最后,必须感谢译者李诚予博士的辛劳。他的专业虽是法学,但他的读书思考从未受学科局限,博雅之风斐然。诚予是笔者多年好友,如今,我们早已从广州颠沛至北京,希望如苏格拉底或品达所言,人生虽然颠簸,但是,“我们永远行走于向上的道路”。

2015年12月7日于北京

① 以《王制》为例,2014年郝岚刚刚撰写一篇关于格劳孔的论文,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灵魂”依旧是他的焦点所在:《格劳孔的命运》(Glaucou's Fate: Plato's Republic And the Drama of the Soul),载于 *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Area Colloquium in Ancient Philosophy*, Volume 29, Issue 1, 页 113 - 136, 2014; 另参《哲学神话》(The Mythology of Philosophy: Plato's Republic and the Odyssey of the Soul), 载于 *Interpretation*, Vol. 33/3 (Summer 2006)。

说明与致谢

本书所引《王制》英译文,除部分由作者本人操觚,皆引自 Allan Bloom 译本(New York: Basic Book, 1968)。古希腊原文若无特别注明,则以 James Adam 所编两卷本 *The Republic of Plato* 第二版为依据(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本书第九章修订自作者《洞喻与“位”的难题:智术师、诗人与哲人》一文(*The Cave Image and the Problem of Place: The Sophist, the Poet, and the Philosopher*, 载于 *Dionysius* 10[1986], 页 21-55)。谨此感谢原刊编者准予使用此文。

本书以如下方式处理术语问题:(一)书中所涉古希腊文全部转写为拉丁拼音。部分常见古希腊文——如 polis、logos——以正体出现, eros 则通篇采用斜体,以强调柏拉图的独特意指。^①(二)便利之计,我为苏格拉底的神话与比喻编拟了标题,也有助于将作为整体的某个神话或比喻区别于与之同名的神话或比喻的要素。因此仅在本书第六、七章提及其哲学喻象时,方以楷体标出日喻之日、线喻之线与洞喻之洞。具体到洞喻之中,囚徒们居留的洞穴与火、影等物相同,皆为其构成要素。与此类似,赋人以隐身法的指环也只是居盖斯指环神话中的核心构造。

本书原系“泰温经典研究”(Twaine's Masterwork Studies)第 122 号成果。再次感谢塔尔莎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们——尤其是 Paul Brown——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哈佛大学已故教授 Charles Segal 对本

① [译按]中译也保留古希腊文原文,仅在首次出现时进行基本注解,字体均用正体。

2 哲学的奥德赛

书的构思予以了无私帮助,同事 Paul Rahe 丰富的古希腊知识使我获益良多,我的继父 Henry V. Hayes 则阅读了初稿。特此对以上三位表示由衷感谢。塔尔莎大学在 1990 年提供的夏季系科发展研究员职位,大大裨益我动笔写作。

本书之刊行有赖俄勒冈大学 Peter Warnek 主持的 Paul Dry Book 计划。感谢 Warnek 先生鼓励我再版此书。Chapman 基金会慷慨提供出版资助,塔尔莎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 Tom Benediktson 准予使用该笔资助,于此一并致谢。

柏拉图生平及相关大事记

(以下纪年皆为公元前)

- 约 750—700 荷马与赫西俄德时代。古希腊城邦兴起,规模不大、数量众多、各自为政,多为反君主制之政治共同体。
- 510—507 雅典处于佩西司德拉达提伊(Pisistratid)僭政末期,民主共和初现。
- 480—479 古希腊城邦联袂御敌,萨拉米斯(Salamis)、普拉提亚(Plataea)两役大败波斯帝国,脱外族倒悬之厄。
- 469 苏格拉底生于雅典,其父索福罗尼斯库斯(Sophoniscus,据传乃一石匠),其母斐依娜里特(Phaenarete)。
- 461 伯利克勒斯(Pericles)主政雅典。雅典军事、经济快速崛起,外筑高墙,内营建造,传世者如帕特农神庙,于雕塑、壁画方面耗资颇巨,涌现大量悲剧作品,作家中以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最为著名。
- 431 忒拜军队(Thebans)攻陷普拉提亚,与雅典结盟。忒拜人后被俘、遭屠戮。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各自盟邦自此爆发伯罗奔半岛战争。战事持续凡二十七年,雅典帝国一蹶不振,走向衰落。
- 430 伯罗奔半岛人入侵雅典,乡郊烧为白地,灾民涌入内城避祸,瘟疫横起。雅典人迁怒伯利克勒斯,罢其权,治其罪,但遂又使之复职。
- 429 伯利克勒斯染瘟疫,病逝。

- 约 428 阿里斯托克勒斯 (Aristocles) 生于埃癸那岛 (Aegina), 其父阿里斯同 (Ariston), 其母佩里克提奥涅 (Perictione), 皆为贵胄之后, 家境殷实。阿里斯托克勒斯后改名柏拉图, 古希腊文字义“宽阔”, 或言其额头饱满、肩膀宽阔, 或指其文风旷达。
- 423 雅典酒神节上演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所作喜剧《云》, 剧中苏格拉底形象乃一哲人, 研究自然, 不事宗教, 授人以不义之修辞。
- 421—420 大抵为《王制》成剧时间。雅典将军尼基亚斯 (Nicias) 与斯巴达人暂订和约。阿尔喀比亚德 (Alcibiades) 主政雅典政治, 人聪颖、善言辞、有抱负, 柏拉图《会饮》《阿尔喀比亚德前篇》《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普罗塔戈拉》等篇目多有描绘。
- 约 420 柏拉图拜私人教师学习语法、音乐、诗歌、数学、摔跤, 头脑敏锐又肯下苦功, 举止得体、知节持重, 后成为伊斯特米运动会 (Isthmian Festival) 摔跤比赛中颇具实力的奖项竞争者。
- 415 阿尔喀比亚德说服雅典人出动大规模海军远赴西西里 (Sicily)。开拔前某夜, 雅典保护神赫耳墨斯在城内的所有石像均遭毁损。阿氏为人构陷, 亦被控于厄琉西斯秘仪有渎神之过, 最终治罪, 但获准先与拉马库斯 (Lamachus)、尼基亚斯二将军出征, 途中又被传回接受审判, 愤而叛逃斯巴达, 并泄露军事机密。
- 414—413 拉卡库斯阵亡。叙拉古人围城雅典, 尼基亚斯以月食恶兆为由, 拒绝撤回。雅典海军被困叙拉古港口, 全军覆没。
- 413 阿尔喀比亚德通奸斯巴达王阿基斯 (Agis) 之妻, 败露后逃至波斯总督提萨弗尼 (Tissaphernes) 处求得庇护, 建言波斯趁雅典、斯巴达战时得渔翁之利, 又利用权位暗中襄助雅典, 以期重获母邦青睐。

- 411 四百僭主篡取雅典政权,执政不足百日即被推翻,民主制度得以重建。雅典人民呼唤阿尔喀比亚德归来。
- 410 柏拉图年十八,以青年(ephebe)或成年公民身份参军服役,为期两年。
- 408 柏拉图于雅典公共场合听闻苏格拉底谈话,为之倾心;此前,柏拉图或曾创作若干诗歌、戏剧,得窥苏氏灵魂之美后,悔其少作,乃付一炬。阿尔喀比亚德荣归雅典,再获将衔,然深为众人惧怕,遂重返前线。
- 405—404 雅典在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失掉关键一战,出海口佩雷欧斯(Piaeus)遭斯巴达人封锁,粮道阻断,被迫投降。斯巴达组“三十僭主”掌雅典,实施恐怖政治,首领系柏拉图亲戚克里提阿(Critias),其叔父卡尔米德(Charmides)亦忝列当中。《王制》剧中角色珀勒马科斯(Polemarchus)、尼克拉托斯(Niceratus)为三十僭主所杀。克里提阿视阿尔喀比亚德为僭政大患,建言斯巴达除之后快,于弗里吉亚(Phrygia)得手。
- 404—403 雅典民众起义,占据佩雷欧斯。克里提亚与卡尔米德随后死于战事。三十僭主倒台,民主政治复兴。
- 399 雅典法庭以不敬雅典诸神、引进新神、败坏青年之罪名,公审、判决、处死了苏格拉底。民主政权认定,阿尔喀比亚德、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常随苏格拉底出入,故后者须对前者行为负相当责任。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与苏氏诸门生远赴迈加拉(Megara)。此后十二年间,曾往北非库瑞涅(Cyrene)、埃及、意大利等地,并开始创作、修改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录。
- 约 388 柏拉图首次旅居西西里,遇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妻弟——狄翁(Dion),二人结为终生挚友。
- 约 386 柏拉图开始授课,在雅典城外购得土地,建一学园,毗邻宗教圣地阿卡德慕斯(Academus),取名阿卡德美亚(Academy)。学学历九百年。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 于诸门生中最为拔萃,后出任亚历山大大帝家庭教师。
- 367 狄奥尼修斯一世崩,子继父位,号二世。狄翁邀柏拉图重访叙拉古,望二世能得教诲,克成“哲人王”。此行以失败告终,狄翁横遭放逐。之后,柏拉图三访叙拉古,敦请二世召回狄翁,亦未成功。
- 约 357 狄翁推翻狄奥尼修斯王政,掌权柄三年后遇刺。柏拉图因与僭主狄翁、狄奥尼修斯过从甚深,颇受指摘。
- 约 348 柏拉图于雅典去世,尊为“圣者”。对话录三十五部,存于阿卡德美亚图书馆,荫庇后世,泽被无穷。

[译按]本节所涉古希腊人名、地名,多参考希罗多德《历史》之王以铸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谢德风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王制》之王扬译本(《理想国》,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阿尔喀比亚德》之梁中和译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特此致谢。

目 录

中译本说明(娄林)	1
说明与致谢	1
柏拉图生平及相关大事记	1

文献与历史语境

一 柏拉图的雅典	2
二 《王制》与政治哲学的起源	10
三 批评与挑战	13

解 读

四 序曲:解读柏拉图	24
五 哲学的旅程	33
六 重重挑战	57
七 从头再来:苏格拉底的神话创作与哲学教育	76
八 喜剧版双城记	92
九 太阳、线与洞穴:哲学的想象与预言	116
十 回家? 厄尔神话中的哲学与必然	144

书目精编	154
内容索引	164

译者附识	174
------	-----